

卷第九 神仙九

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

李少君

李少君者，齊人也。漢武帝召募方士。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炉火之方，家貧，不能辦藥，謂弟子曰：「老將至矣，而財不足，雖躬耕力作，不足以致辦。今天子好道，欲往見之，求為合藥，可得恣意。」乃以方上帝，云：「丹砂可成黃金，金成服之升仙。臣常游海上，見安期先生，食棗大如瓜。」天子甚尊敬之，賜遺無數。少君嘗與武安侯飲食，座中有一老人，年九十餘，少君問其名，乃言曾與老人祖父游夜（明抄本夜作射），見小兒從其祖父，吾故識之。時一座盡驚。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，因識之曰：「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。帝按言觀其刻字，果齊之故器也，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。視之如五十許人，面色肌膚，甚有光澤，口齒如童子。王公貴人，聞其能令人不死，莫不仰慕，所遺金錢山積。少君乃密作神丹，丹成，謂帝曰：「陛下不能絕驕奢，遣聲色，殺伐不止，喜怒不勝，萬里有不歸之魂，市曹有流血之刑，神丹大道，未可得成。」乃以少藥方與帝，少君便稱疾。是夜，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，半道，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，言太乙請少君。帝遂覺，即使人問少君消息，且告近臣曰：「朕昨夢少君舍朕去。」少君乃病困，帝往視之，並使人受其方，事未竟而卒。帝曰：「少君不死，故化去耳。」及斂，忽失屍所在，中表衣悉不解，如蟬蛻也。帝猶增歎，恨求少君不勤也。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。仲躬宿有疾，體枯氣少。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，並其方，用戊巳之草，后土脂，黃精根，獸沉肪，先莠之根，百卉花釀，亥月上旬，合煎銅器中，使童子沐浴潔淨，調其湯火，使合成雞子，三枚為程。服盡一劑，身體便輕；服三劑，齒落更生；五劑，年壽長而不復傾。仲躬為人剛直，博學五經，然不達道術，笑世人服藥學道，頻上書諫武帝，以為人生則命，衰老有常，非道術所能延。意雖見其有異，將為天性，非術所致，得藥竟不服，又不問其方。少君去後數月，仲躬病甚。常聞武帝說前夢，恨惜少君，仲躬憶少君所留藥。試服之，未半，乃身體輕壯，其病頓愈；服盡，氣力如年少時，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。解官，行求道士，問其方，竟不能悉曉。仲躬唯得發不白，形容盛甚，年八十餘乃死。囑其子道生曰：「我少得少君方藥，初不信，事後得力，無能解之，懷恨於黃泉矣。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，解其方意，長服此藥，必度世也。」時有文成將軍，亦得少君術。事武帝，帝後遣使誅之，文成謂使者曰：「為吾謝帝，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？帝好自愛，後三十年，求我於成山，方共事，不相怨也。」使者還，具言之。帝令發其棺視之，無所見，唯有竹筒一枚。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，乃收捕，檢問其跡，帝乃大悔誅文成。後復徵諸方士，更於甘泉祀太乙，又別設一座祀文成，帝親執禮焉。（原缺出處，查出《神仙傳》）

孔元方

孔元方，許昌人也。常服松脂茯苓鬆實等藥，老而益少，容如四十許人。邳元節、左元放，皆為親友，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，專修道術。元方仁慈，惡衣蔬食，飲酒不過一升，年有七十餘歲。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，次至元方，元方作一令：以杖柱地，乃手把杖倒豎，頭在下，足在上，以一手持杯倒飲，人莫能為也。元方有妻子，不畜餘財，頗種五穀。時失火，諸人並來救之，出屋下衣糧床幾，元方都不救，唯箕踞籬下視火。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，元方笑曰：「何用惜此。」又鑿水邊岸，作一窟室，方廣丈餘，元方入其中斷谷，或一月兩月，乃復還，家人亦不得往來。窟前有一柏樹，生道後棘草間，委曲隱蔽。弟子有急，欲詣元方窟室者，皆莫能知。後東方有一少年，姓馮名遇，好道，伺候元方，便尋窟室得見。曰：「人皆來，不能見我，汝得見，似可教也。」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：「此道之要言也，四十年得傳一人。世無其人，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。若四十年無所授者，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，即頓接二人。可授不授為『閉天道』；不可授而授為『泄天道』，皆殃及子孫。我已得所傳，吾其去矣。」乃委妻子入西嶽。後五十餘年，暫還鄉里，時人尚有識之者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王烈

王烈者，字長休，邯鄲人也。常服黃精及鉛，年三百三十八歲，猶有少容。登山歷險，行步如飛。少時本太學書生，學無不覽，常以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，無不該博。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，甚敬愛之，數數就學。共入山遊戲採藥。後烈獨之太行山中，忽聞山東崩圯（圯原作地，明抄本作玘，今改），殷殷如雷聲。烈不知何等，往視之，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，兩畔皆是青石，石中有一穴口，經闊尺許，中有青泥流出如髓。烈取泥試丸之，須臾成石，如投熱蠟之狀，隨手堅凝。氣如粳米飯，嚼之亦然。烈合數丸如桃大，用攜少許歸，乃與叔夜曰：「吾得異物。」叔夜甚喜，取而視之，已成青石，擊之如銅聲。叔夜即與烈往視之，斷山以復如故。烈入河東抱犢山中，見一石室，室中白石架，架上有素書兩卷。烈取讀，莫識其文字，不敢取去。卻著架上。暗書得數十字形體，以示康。康盡識其字。烈喜，乃與康共往讀之。至其道徑，了了分明，比及，又失其石室所在。烈私語弟子曰：「叔夜未合得道故也。」又按神仙經云，神山五百年輒開，其中石髓出，得而服之，壽與天相舉。烈前得者必是也。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。晉永寧年中，出洛下，游諸處，與人共戲鬥射。烈挽二石弓，射百步，十發矢，九破的。一年復去，又張子道者，年九十餘，拜烈，烈平坐受之。座人怪之，子道曰：「我年八九歲時見，顏色與今無異，吾今老矣，烈猶有少容。」後莫知所之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焦先

焦先者，字孝然，河東人也，年一百七十歲。常食白石，以分與人，熟煮如芋食之。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，先自村頭一家起，週而復始。負薪以置人門外，人見之，鋪席與坐，為設食，先便坐。亦不與人語。負薪來，如不見人，便私置於門間，便去，連年如此。及魏受禪，居河之湄，結草為庵，獨止其中。不設床席，以草褥襯坐，其身垢污，濁如泥潦。或數日一食，行不由徑，不與女人交遊。衣弊，則賣薪以買故衣著之，冬夏單衣。太守董經，因往視之，又不肯語。經益以為賢。彼遭野火燒其庵，人往視之，見先危坐庵下不動，火過庵燼，先方徐徐而起，衣物悉不焦灼。又更作庵，天忽大雪，人屋多壞，先庵倒。人往不見所在，恐已凍死，乃共拆庵求之，見先熟臥於雪下，顏色赫然，氣息休休，如盛暑醉臥之狀。人知其異，多欲從學道，先曰：「我無道也。」或忽老忽少，如此二百餘歲，後與人別去，不知所適。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孫登

孫登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恒止山間，穴地而坐，彈琴讀《易》。冬夏單衣，天大寒，人視之，輒說發自夏身。發長尺餘，色如

非常，歷世見之，顏色如故。市中乞得錢物，轉乞貧下，更無餘資，亦不見食。時楊駿為太傅，使傳迎之，問訊不答。駿遣以一布袍，亦受之。出門，就人借刀斷袍，上下異處，置於駿門下，又復斲碎之。時人謂為狂，後乃知駿當誅斬，故為其象也。駿錄之，不送去，登乃卒死。駿給棺，埋之於振橋。後數日，有人見登在董馬坡，因寄書與洛下故人。嵇叔夜有邁世之志，曾詣登，登不與語。叔夜乃扣難之，而登彈琴自若。久之，叔夜退，登曰：「少年才優而識寡，劣於保身，其能免乎？」俄而叔夜竟陷大辟。叔夜善彈琴，於是登彈一弦之琴，以成音曲。叔夜乃歎息絕思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呂文敬

呂恭，字文敬，少好服食。將一奴一婢，於太行山中採藥。忽見三人在谷中，問恭曰：「子好長生乎，乃勤苦艱險如是耶？」恭曰：「實好長生，而不遇良方，故彩服此藥，冀有微益耳。」一人曰：「我姓呂字文起。」次一人曰：「我姓孫字文陽。」次一人曰：「我姓王字文上。」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。「時來採藥，當以成新學者。公既與我同姓，又字得吾半支，此是公命當應常生也。若能隨我採藥，語公不死之方。」恭即拜曰：「有幸得遇仙人，但恐暗塞多罪，不足教授耳。若見採收，是更生之願也。」即隨仙人去二日，乃授恭秘方一首，因遣恭去曰：「可視鄉里。」恭即拜辭，三人語恭曰：「公來二日，人間已二百年矣。」恭歸家，但見空宅，子孫無復一人也。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，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。輔曰：「君從何來，乃問此久遠人也。吾昔聞先人說雲，昔有呂恭者，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，遂不復還，以為虎狼所食，已二百餘年矣。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，居在城東十數里，作道士，民多奉事之。推求易得耳。」恭承輔言，到習家，扣門問訊。奴出，問公從何來，恭曰：「此是我家，我昔隨仙人去，至今二百餘年。」習聞之驚喜，跣出拜曰：「仙人來歸，悲喜不能自勝。」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。習已年八十，服之即還少壯，至二百歲，乃入山中。子孫世世不復老死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沈建

沈建，丹陽人也，世為長吏。建獨好道，不肯仕宦，學導引服食之術，還年卻老之法。又能治病，病無輕重，治之即愈。奉事之者數百家。建嘗欲遠行，寄一婢三奴、驢一頭、羊十口，各與藥一丸。語主人曰：「但累屋，不煩飲食也。」便去。主人大怪之曰：「此客所寄十五口，不留寸資，當若之何。建去後，主人飲奴婢，奴婢聞食氣，皆逆吐不用；以草飼驢羊，驢羊避去不食，或欲抵觸，主人大驚愕。百餘日，奴婢體貌光澤，勝食之時，驢羊皆肥如飼。建去三年乃還，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，乃飲食如故。建遂斷谷不食，輕舉飛行。或去或還，如此三百餘年，乃絕跡不知所之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